



十 問

佛學研究青年訪談錄

李銘佳 汪珂欣 李周淵
陳志遠 颜峻 黃凱 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问：佛学研究青年访谈录 / 李铭佳等编.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24.11

ISBN 978-7-5188-1542-5

I . ①十… II . ①李… III . ①佛学—文集 IV . ① B948-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4) 第 012103 号

十问：佛学研究青年访谈录

李铭佳 汪珂欣 李周渊 陈志远 颜峻 黄凯 编

出版发行：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64095215 (发行部) 64095265 (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志宏

版式设计：武俊东

特约设计：汪珂欣

印 刷：河北信瑞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26 印张 400 千字

2024 年 11 月第 1 版 202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88-1542-5

定 价：128.00 元

目 录

序一 王 颂：好的故事	1
序二 陈志远：敢遣春温上笔端	3
引言 佛研青年来了！	6

佛研十问

一、叩问历史真相

01 甘沁鑫：作为方法的东亚佛教	11
02 康 昊：若我寺兴复，天下兴复；若我寺衰弊，天下衰弊	15
03 陈志远：叩寂寞而求音	20
04 夏德美：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24
05 释道悟：兀然无事坐，春来草自青	28
06 方 圆：此皆是不可思议之人，行不可思议之事	32
07 武绍卫：匹夫匹妇，与圣无异	36
08 白照杰：贫道前世燕赤霞	40
09 杨奇霖：心是千反田，笔如奉太郎，佛学门外汉，清史野狐精	44
10 李尚晔：朝阳之辉，与时并明	50
11 曹 凌：做自己的明灯	56
12 张雅雯：多元而动态的观察，理论与实践的平衡	61
13 黄 凯：学徒修习，无弃寸阴	67

十问：佛学研究青年访谈录

14 王 兴：炽盛如火，烧烦恼薪	72
15 平燕红：沉浸在细枝末节不肯放手	76

二、探寻思想之旅

16 李子捷：教理与史论	81
17 辛 放：能发胜慧破诸疑，是诸圣贤法衢路	84
18 彭毛才旦：由彼彼依缘，说彼彼性空，离此更何有，希有善教诲	89
19 田 希：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	94
20 冯 川：一多相摄，内外圆融	98
21 汤铭钧：文献学，再多点哲学	102
22 释法照：唯识无境，境随心转	107
23 陈 帅：不独贞观嘉会贤	111
24 释明臻：愿得无所畏，正以修其心	116
25 释有愍：学习与成长，通常只发生在舒适圈外	120
26 杨祖荣：读书的风景	124
27 陈洵渼：维摩一默，声如渊雷	130
28 李 薇：犀牛之角	136
29 李明书：出世的学问，入世的关怀	140
30 陈 陶：一位佛研青年的经验教训	145
31 缪寿乐：梵语是人为创造的，自然是难学的	153
32 许 伟：就这样吧	157
33 孙国柱：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162

三、追溯信仰源流

34 赵庆华：豆俎馨香，无远弗届	167
35 赵新玲：若尊若卑，虚往实归	172
36 王鹤琴：借甘露爽，濯海鲍腥	176
37 高永顺：抡起三板斧，叩问生命真谛	180

四、深入文献海洋

38 李 猛：一头扎进文献的海洋里，至今未出	190
39 管仲乐：冷板凳上孤独客，旧纸堆中小螟蛉	195
40 真大成：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199
41 释觉心：溯其源，明其流	202
42 白景皓：我不爱身命，但惜无上道	205
43 释坚融：今既无法登巅峰，切莫停滞山谷里	213
44 释觉庄：研读，思维，实践，推广	218
45 魏 翔：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223
46 李博寒：不急不躁，直面文本	227

五、描绘视觉图景

47 雷启兴：我与龟兹覆斗顶的二三事	233
48 肖 浪：内外无事，白梅不凝	237
49 方喜涛：高山景行，何妨万物常围绕	241
50 李 颖：以法为洲，以法为归依	245

六、融通印藏智慧

51 般 灯：愿为佛典翻译尽一点绵薄之力	250
52 李婵娜：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255
53 侯浩然：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并且有勇气坚持下去	260
54 陆辰叶：动心忍性，益所不能	268
55 刘丽文：君子学以致其道	273
56 张思睿：心无挂碍，无有恐怖	277
57 赵世弘：众所周知，B 站是一个用来学习的网站	283
58 白 宇：佛研与人生	287

佛研随想

颜 峻：佛教思想义理研究随想.....	292
刘劲松：关于初期佛教名相研究的思考.....	303

佛研专访

傅新毅：我始终只是法的学习者.....	322
马德伟：我今有一襦 非罗亦非绮 借问作何色 不红亦不紫	342
何书群：佛典与电脑.....	349

佛研传承

张文婷：作为佛教学者的反叛 ——学生眼中的“另类”导师万金川先生	370
---	-----

佛研纪念

左冠明纪念特辑.....	380
赵 文：记《般若经》研究专家左冠明先生.....	381
卢 鹭、赵 悠：凿荒涂以开辙，标玄指于性空.....	387
潘小溪：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396
跋 编辑部二三言	400

我今有一襦 非罗亦非绮 借问作何色 不红亦不紫

受访者 | 马德伟 (Marcus Bingenheimer)

出生于德国。获德国乌兹堡大学 (Würzburg University) 汉学硕士与宗教史博士，以及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传播学硕士。目前为美国费城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宗教系副教授以及图书馆人文信息中心主任。2005 至 2011 年在台湾教授佛学与数位人文学，并主持几项关于佛教文化数字化计划与 TEI 标准的中文翻译相关计划。主要的研究领域为东亚佛教史，佛教史学与早期佛教经典。目前着重以数位人文方法从事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及阿含经文学之研究与翻译。佛学研究领域包含：东亚佛教史与佛教史学、早期佛经（阿含经，尼迦耶经）、佛教朝山、进香、参学、巡礼、肉身菩萨。

Q1. 您研究涉猎很广，对阿含经典、《宋高僧传》、观音信仰都有研究，能否请您谈谈自己的研究经历以及兴趣转变的原因？

我是兴趣的奴隶。在学术界，要想成为专家并且创造新知识，那么把精力集中在一个严格限定的研究领域是聪明的做法。我从来没能做到那么聪明。最重要的是，我很快就会感到厌倦，所以永远不可能为了彻底掌握而在一个主题上停留相当长的时间。

让我坚持下去的是对课题的某种忠诚。虽然我在它们身上停留的时间并不长，但我总是不断地回到相同的大主题上。东亚的佛教史和历史编纂学以及阿含文献是我 25 年前开始研究的两个总的领域。我现在也依然在研究。

人文学科的学者常常以历史时期或知识传统来界定他们的工作，但就我而言，我发现自己对特定的体裁更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地回到

阿含经、传记、游记或寺志中的原因。

Q2. 您曾做过《别译杂阿含经》的数位分析，能否请您谈谈国际学界关于使用数位工具研究阿含经典的相关成果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别译杂阿含》项目是由台湾蒋经国基金会在2005—2007年资助的，旨在针对早期佛教典籍制作对勘的版本并且提供部分翻译。《别译杂阿含》的364部佛经中，大部分有汉文、巴利文、梵文或藏文等多个平行版本。也就是说，研究的单位总是一个文本群，而不是单一个案。

当时的挑战是匹配语料库的文本来制作可靠的对勘目录，并由此开发一个界面，帮助人们进行多语言的比较研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目标比较保守的，但在当时，这种平行版本的构建仍然是个挑战。当时的数据用TEI编码，界面用XQuery和XSLT建立，但在超过15年后的今天，它仍然可以工作，这在数字项目来说是难得的。

今天，已经不认为构建一个对读版本的在线界面是种相当程度的挑战了，但由于许多原因，佛教典籍的多语言对读版本仍然很少见。

首先，将一个文本的不同佛教汉文本与其巴利文本、梵文本进行比较，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所以这样的数字版本只会有少量用户。其次，由于与排列单位和集群结构有关的某些概念问题，这样的版本必须在个案的基础上手工建立。尽管我们可能在未来十年拥有这种能力，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可行的方法来自动对齐不同古典语言的佛教文本。

Q3. 使用数位技术研究汉译佛典，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数字文本不止局限于佛教典籍的中文翻译，它通常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阅读、提取信息、编辑、分析的方法。当然，还有翻译的方法。因为佛教典籍非常庞大，所以25年前的第一件事就很明显了，数字文本将使我们能够快速搜索复杂的术语。在不同的语境中阅读这些术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

此外，还有可以根据通用标准创建高级版本的新工具。XML标记允许编辑们以更多的细节对文本进行编码，这反过来又会导致版本的改进。其

中一个最强大的想法是，不同的版本可以为文本提供不同的视角，比如是否有标点符号、是否有异体字。以中国佛教典籍为例，日本在19世纪末完成了第一个标点版，之后的《大正藏》（1924—1934）也使用了标点符号。虽然很多人抱怨标点符号的不可靠，但在典籍有了数字版之前，我们几乎无能为力，只能逐版改进。现在，CBETA语料库中包含了许多标点比以前更好的文本，这对现代读者来说很有帮助。除了提供更好的版本，数字文本还可以让人用电脑技术来研究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典籍中段落和短语的重用、重复和引用（reuse, repetition and quotation）。

最后，近几年来，计算机辅助翻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代语言已经可以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以惊人的精度进行翻译。我预计，十年后，我们将看到机器学习模型可以粗略翻译中国佛教文本。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译本仍然需要由人类译者进行编辑和修正，但佛教典籍的其余部分将越来越多地在机器的协助下进行翻译。

Q4. 关于早期阿含经典的研究，能否请您介绍一些经验和方法分享给准备进入这一领域的新人？

汉文佛教典籍主要有两类：来自印度的汉文佛典和中国本土的汉文佛典。前者包括《阿含经》，是翻译的印度文本。要研究好这些文本，必须对印度佛教和印度语言有所了解。这需要比较汉文与各种现存的印度和藏文版本（如果有的话）、重建音译词、理解为什么这些文本经常包含对文言文来说不寻常的语法等。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至少要学习一点梵文。尽管在《阿含经》的领域中，巴利语可以说是更有用的。

想要对大乘佛典进行彻底的语言学和教义学研究，藏文也是不可缺少的。通常情况下，在汉译本可以有多种理解的段落中，现有的印度或藏文版本可以澄清和消除歧义。

对于中国本土的汉文佛典，即东亚作者用汉语写成的文本，人们大多需要专业的古典佛教汉语知识。它以文言文为基础，但具有独特的词汇和形态。8世纪以后，中国的汉文佛教典籍，尤其是禅宗传统的文本，往往还包括白话成分，难度较大，需要特别注意。

而且，很多中国本土的汉文佛典实质是历史文献，我们要知道如何处

理历史上的人名、地名、官衔、日期等。这对于东亚地区的学 生来说，一般比较容易，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学术界对佛教特别是东亚佛教研究的贡献。掌握日语对研究来自印度的汉文佛典和中国本土的汉文佛典都有极大帮助，因为很多优秀的现代注解译本是用日语写成的。

作为对新人的告诫，我想说的是，《阿含经》读起来很精彩，但很难对其有真正的新发现。关于这些文本和这一时期的印度佛教，已经有很多研究了。所有简单的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答，而剩下的问题，如果没有新的材料，或者新的方法，是很难解决的。

关于汉译《阿含经》的版本和翻译成英文的问题还有很大的空间，关于文本历史的一些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在教义方面，我相信现代学术界已经很好地理解了这些文本所要表达的内容。

Q5. 据说您一直在教编程课，您可以谈谈人文学者在学习信息技术领域的时候有什么困难或者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我自己的编程能力其实很有限。在数字人文课程中，我通常教授 XML 技术（TEI、XSLT、Xquery、XMLSchema）、基于 GIS 的人文数据处理和社会网络分析。对于 21 世纪的人文学者来说，这些都是有用的技能，因为必须处理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复杂的数据集。它们涉及一些高级别的编程，但没有很强的编程技能也可以处理。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往往很难决定在哪些技术上投入时间和精力。与梵文语法不同，技术的阵列一直在变化。一般的建议是专注于理解方法和原始数据，而不是工具和界面。如果你只能用单一的工具来完成一项任务，你就已经自我设限了，这是需要避免的。

也许最好的方法是从计算机素养的角度来分析。所有的研究者，包括 21 世纪的人文学者，都需要高水平的计算机素养，因为我们的数据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数字为媒介的。你的计算机素养越高，你就有更多的选择来编码、分析、转换和分发你的数据。我发现使用 Linux 作为操作系统和尽可能使用开源工具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们一般会给用户提供更多的系统权限，迫使人们去当万能工匠，而这正是数字人文主义者的基本技能。

人文学者的另一个困难是，数字资源的可用性已经超过了学界对其进行批判性评价的能力。对于文章，我们有同行评议；对于书籍，有书评；而字典也在几十年来建立了声誉，是一个被广泛使用或遗忘的工具，但对于数字工具，我们还没有发展出合适的评价机制。

数字化使我们今天可以同时查询几十种参考工具。由于词条脱离了特定词典的语境而独立呈现，初学者往往不能正确解读它们。这种丢失上下文的问题在全文检索中也存在。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的训练很少为搜索、汇总和视觉化电子数据时所产生的陷阱做好准备。

Q6. 您平时是怎么指导学生的呢，或者说，您对学生有什么要求吗？

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深刻理解最广义的“文本”是人文学科的基础性工作。我也认为，我们的工作有技巧方面的问题，且可以学习关于“文本”的很多方面。

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应该理解创作一个版本、一个译本或者一个对文本的对勘研究所带来的挑战。必须培养对文本历史、作者身份、翻译等概念的认识，且至少要对语言学和现在的数字化有一定的了解。

如何建立对一个主题的书目管理？什么是某一特定语言或成语的词汇学传统？关于文本如何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移动和改变形态，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大量的工具：书目、字典、百科全书、索引。所有这些工具越来越多地以数字形式出现，但许多工具仍然只能以纸质形式出现。人们既要了解纸质和数字的版本，又要能够获取和使用它们。要培养对这些工具的熟练使用，需要时间。

佛教有悠久的历史，跨越了非常不同的语言区域，而且传统上研究佛教，非常强调经典的语言。如果没有扎实的亚洲和欧洲的几种语言基础，很难看到如何为国际佛学研究做出良好的贡献。

我只接收至少已经掌握一门佛教语言的博士生，并鼓励他们在博士期间至少再学一门。每学期，我们每周聚会一次，阅读汉语佛教文本，交替阅读来自印度的汉文典籍和中国本土的汉文典籍。

我今有一襦 非罗亦非绮 借问作何色 不红亦不紫

当我们慢慢地通读一个文本时，我们会谈论技巧问题：什么是最好的印度植物名目词典？查找典籍摘要的三大参考书目是什么？如何查找某个经典是否有手稿证据或译本？

一般情况下，我欢迎各种题材和方法，并不要求我的学生把论文的重点放在文本研究上。我乐于见到他们建立佛教遗址的VR模型、收集诵经仪式的录音、研究区域性的佛教网络——只要是对他们有用的都可以。

然而，我相信，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在文本技巧方面的高级训练是基本功。如果不知道在研究一个困难的、古老的文本时将会遇到什么，那他不应该结束博士课程。

（采访稿原为英文，佛研青年中译，马德伟老师审核。）

國清寺

陈子衿摄于天台山